

長相思

第三集



第二集

七月廿日初版印刷
八月五日發行

長 相 思 (下集)

定價大洋八角

不 許

著 作 人

公 磊 王 研 石

有 著 作 權

發 行 人

安東縣財神廟街第八七號
劉 祥 亭

翻 印

印 刷 人

安東縣財神廟街第五七號
孫 春 生

總發行所

安東縣財神廟街
誠 文 信 書 局

電話一二一號

安東誠文信印刷部印行

駒光如矢，長相思間世，屈指至今，將屆匝歲，全書共念三回。計二十四萬言，此二十四萬言，歷十越月，積日積月而成之，今幸得全書藏竣，在人雖不免譏吾書幼稚，情節單簡。在吾則擲筆一身輕，如償得鉅債，如築得崇樓，而引爲自豪自慰，蓋吾人爲一事物，靡不善始，鮮克有終，設有人於此命題屬文，曰爾於一歲中爲撰念四萬言說部一種，其人必唯唯否否，不敢應命，非不能也，二十四萬言數字駭人聽聞耳，即使有人應曰吾能爲之，第其人是否不懈不怠，始終如一，兢兢脛脛善始善終耶，吾之撰長相思無他長，祇始終一貫，不懈不怠，二十四萬言，積漸得來，亦非預計著得此數不可也。

長相思之佈局，在逐日登載國際協報時，每得讀者來函，其譽我者雖多，毀吾者亦不在少，而推測結果者，亦有人在，有人料其結局必如某書，脫非某書撰於吾書之前，則吾書之結尾，或許如是，顧落人窺白，竊習陳篇，拾人餘慧，旣足爲人詬病，而作品亦失其本身價值，無存流後世之可能。吾書重要人物，患於簡單，由開篇以至於結穴，卽有仿習某書之嫌，吾爲極力規避，乃不得不遠引而左牽之，祇

緣人人已有某書之印象，吾書雖牽引甚遠。人尙疑吾終篇仍難脫某書之範圍焉，然吾書之結尾，雖未超乎一般之預想，惟吾自信未敢強自效顰焉。

吾書上集發行單本以還，銷行至於再版。此非吾書之力，實值社會文藝闢荒之候，一種作品出版，遂至爭購如狂，故吾不敢以吾書銷路較佳，沾沾自喜也，吾所切望者，則爲此一版再版流行於世後，其影響於人心者若何，所貽社會之痕跡若何，而尤深願閱吾書者，對吾書樹意佈局，藝術成分，與旨趣原子，有何批評見頌焉。

吾囊筆十餘年，從事於鬻文生涯，與世浮沉，末知所屆，今於一歲中，草成此長相思一部，吾生也有涯，吾文字流行也無涯，苟吾書得以流行後世，亦吾浮生史中可資珍貴而自幸之一頁也已

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浣公磊王研石序於哈爾濱國際協報館編輯室

目
錄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舉盃勸香檳締交祝福 | 握手道再會珍重晚安 |
| 第十二回 | 扣掌置贈品玲瓏紙裏 | 開篋推情箋綺綠瑤函 |
| 第十三回 | 複室奏愛歌曲聲嘹亮 | 逾闕驚胎視掩面悲啼 |
| 第十四回 | 一封絕交書遁詞巧飾 | 兩處女僮相此掖彼拖 |
| 第十五回 | 冒雨迎遠客癡立悵惘 | 臨風憶故友神志顛唐 |
| 第十六回 | 屏息對病榻持罇侍藥 | 和顏詢疾苦覆衾噓寒 |
| 第十七回 | 踏雪至江干低尋往跡 | 衝風離斗室俯視隕啼 |
| 第十八回 | 情場痛失意悄然遠行 | 驚訊來座客五內如焚 |
| 第十九回 | 入耳咸妮語排闥負氣 | 觸目皆狎態詭病逃席 |
| 第二十回 | 蕩漾兩顆心攬腰酣舞 | 淒涼三更夜伏枕疚泣 |
| 第二十一回 | 密室藏春色旅邸潑醋 | 孤燈增秋怨精舍飲酖 |
| 第二十二回 | 一語長相思失足成恨 | 三聲歸去也補憾情天 |

社會
言情

長相思下集

公孫王研石著

第十一回

舉盃勸香檳締交祝福

握手道再會珍重晚安

且說光烈將門關閉，轉身走至化甫面前，提輕了喉嚨，笑對化甫道，您還在糊塗麼，人家趙委員因為什麼迂尊降貴，來至咱家拜訪，我可知道，我並沒有約會他，就是下帖去請，恐怕人家也未必肯賞光，化甫道，你雖然沒有邀請他，他因為愛慕你的爲人，特來訪你，我想那也不甚出奇啊，光烈着急道，咳，您怎還不明白，起先我也以爲他是欽敬我的爲人，不耻下交，來和我結納，託我物色一位打字員，後來經我一細想，完全不對，昨天我上班的時節，我更加明白了，化甫追問道，明白什麼，光烈笑道，左不過轉咱家黛娟的念頭罷，化甫一聽，忙立起身問道，真的麼，那你怎會曉得，光烈道，昨天我不是上班去麼，我們處長派人將我喚去，談了幾句寒暄話，後來問到我家人口，漸漸談到黛娟身上，問我們家的黛娟，是不是那天實業專門學校開游藝會募捐最多，一個圓靨靨面孔，有人偷講所謂皇后的人，我一聽不由一怔，以爲這些事，處長如何就得這般詳細，我們處長看出我的神色，忙

解釋道，說是他並不認識黛娟，像這些話，都是聽他太太講的，因為他太太那天也曾去參加游藝會，後來又問我們黛娟是否已經與人訂婚。我說沒有，他聽見了喜的一拍桌角說道，活該你們兩姓有秦晉之緣，我聽得更莫明其妙，我們處長這纔詳細對我講了一遍，說是趙委員現在三十八歲還沒結婚，他在美國留學時節，曾和一位美國密斯同居，歸國以後，因為挑剔太苛，所以到現在還是獨身，雖是地位甚高，中饋猶無人主持，鬧到現在，還是一個人住在旅館內，每看人家家庭樂趣，就倍增感慨，上次實業專門學校開游藝會，他也到會，并且捐了一筆很大數目的款項，當夜回來，跑到我這裏，對我講說有一位女學生向他募捐，那人姿態吐屬均甚文靜，有人偷講，說她是實業專門學校的皇后，後來他并不知道那皇后名喚劉黛娟，談話時節贊不絕口，內人彼時也在座，告訴他，說是那皇后就是您的令妹，說到此處，我們處長哈哈大笑將起來，以下似乎還有些話，看那形狀，必是不好講說，以後又道，他擬爲我們兩姓撮合，如果我們這方同意時節，就可以進行，我聽畢，雖然曉得您是一定願意，母親也可無說，不過黛娟偌般大小，性格乖張，假使我應允下來，不取她個同意，怕她一定會反對，而且我一尋思，當時我若表示願意，使我們處長看得我們過於無身份，也顯得是巴不得攀高結貴了，所以我扯了一個謊，說是回頭轉

稟於家嚴，看看家嚴意思如何，方能答覆，我們處長說是很好，我出離他那辦公室時節，他還命我開了一個住址，說是不一定那天，許有生客到咱家下來拜訪，昨天晚上晚間我就計算要告知您，後來因為黛娟裏外出來進去，不好詳談，今天早晨您又出門，沒得機會來說，果不然趙委員今天來了他說訪我，那真是假話，要沒轉黛娟念頭，我去訪他，怕他還不能賜見，難得他來相訪，談何容易，化甫聽得張着一張口儘管出神，待光烈講畢，一拍掌道，這可好了，我們提着燈籠，也找不到這一門好親戚，真是天賜機會，他來求婚，那有什麼，答應他罷，明天星期日，後天星期一你上班，就回你們處長一句話，說是可以，我這邊一切全憑處長作主，一無要求，二無條件，結了這門親戚，咱爺倆，管保能調轉一個好缺，薪水至少也可以加到一倍，你爸爸也不至於再受那烏龜出身的科長氣了，說罷撫掌大笑，光烈忙攔住道，輕聲。防備叫那黛娟聽見，化甫道，這有什麼，男婚女嫁，還不是正事，我們黛娟還不願意麼，早晚得說，還瞞她作甚，光烈道，爸爸您是不知道，現在男婚女嫁，那還容得老人家干涉，這事不要強來，強來恐怕會生出毛病，您不是不知道，我們黛娟男朋友很多，有一個喚作宋運璜的，是咱北平同鄉，現在此地中俄商務大學讀書，和我們黛娟很密切，我會聽芙英講過，兩人差不多已訂了婚了，現在如要

強來，不取黛娟同意，正恐應了那「欲速不達」的話。化甫道：「這些事，我何嘗不知道，你母親也曾背地和我講過，不過交朋友我到不一定十分干涉的，訂婚那可不容她自主，難道說，我供到她念了這些年書，臨了給她選一個門第稍高的丈夫，她父親沾些光，還不可以麼？那姓宋的小子，我也看見過一次，就是今年三月間，我與你黛娟妹妹，自簪門你姑父處回來時節，過於車中，要論那人材到未嘗不相當，可是一個學生，將來成不成蒞蘆，還沒一定。我豈能任她意，聽她們訂婚，你說不宣佈，那能有什麼法子，莫非說我作父親的，連這點權也沒有，也像你和美英訂婚一般，偷偷摸摸弄成功了，然後給我們老倆口子一個信，就算了麼？光烈一聽，不由羞得面頰飛紅，忙攔阻化甫話頭道：「爸爸這正和您談正事，您怎動起火來？」化甫道：「我動什麼火，這不是說正經麼？那麼你說應當怎辦爲對呢？」光烈道：「知子莫若父，您還不知道咱們黛娟的皮氣麼？依我之見，不必通知她。就是趙委員那方，也不能預先說明，說是我們願意。總之要擺一個水到渠成道兒，叫他們自己來走，說着復蹣蹌着手脚，走至室廳門旁，輕輕開門，向外探視，一見外間並無人竊聽，這纔走至化甫切近，附在化甫耳畔，說了一套言語，化甫起初聽見，儘是微笑，聽到後來，不由跳說起來，用手一撫下頰點頭道：「就依你，好，咱就這麼辦。」父子兩人，談了

兄有兩三小時，方各自歸室就寢，過了數日後，一天黃昏時候，黛娟由董芙英處歸來，一進門聽見客廳中有許多人在談話，黛娟不由走到客廳門外，止住步向內探望，見客廳中正坐着趙叔屏與父親哥哥一起談話，那叔屏眼快，望見了黛娟在門外一恍，忙着點頭招呼。黛娟到覺得不好意思不走進寒暄幾句，談了幾句話，方知叔屏今日特來邀化甫，光烈和自己去到那光陸影院觀影，據叔屏說光陸今天演的是最好片子，不可不看，黛娟尚未作答，化甫搶着說是自己身體不快，不能前去，令光烈黛娟隨叔屏同往，黛娟一想，左右晚間也是無事，況且又有哥哥同往，到也無甚不可，遂先向叔屏道了謝，自己回到室內，收拾了一番，復返到客廳，此時程媽來回話，說是趙委員的車子已開到，叔屏站起來，向化甫作了別，偕黛娟光烈一同出門登車，逕向道裏駛來，少時停在光陸影院門前，叔屏囑咐了汽車夫幾句話，然後購票登樓，光烈坐在另一個箱內，叔屏與黛娟坐在一個箱內，在觀影間，黑暗中叔屏將椅子移近於黛娟，恐怕黛娟不甚明瞭英語，不停的低低爲黛娟講解，並由衣袋中取出一柄摺扇，一隻手支在黛娟坐的椅背上面，輕輕扇動，爲黛娟招涼，過些時又買些巧格力糖，送在黛娟面前，請黛娟食用，這時天氣正在初秋，戲院內，氣壓極低，黛娟坐了許久，額角不由涔涔出汗，忙啓開手夾，擬尋出手帕擦拭，尋了半晌

，並未尋得，方悟出來時節，過於匆忙，致未攜帶，不得已用纖指輕輕拭下，彈在地上，叔屏在旁看得明白，由衣袋中取出一方小小精緻絹帕，遞與黛玉，低低道，密斯劉覺得熱麼，用這手帕拭拭汗罷，黛玉忙將身子向後縮一縮道，不，不，不覺得熱，叔屏道，您看您額上已有汗了，不要緊，一方手帕值不許多，您又沒有帶來，將就用這方罷，黛玉不好拒絕，只得接過，舉到額角上，沾了一沾，即交還了叔屏，叔屏道，您先用罷，少時如果再有汗，也可以取用方便，何必一定要交回，黛玉被說的不由一笑，心中暗忖叔屏這人，也忒會體貼人意，我心中一想到的事，和不好講出口的話，都被他道破，比較運璜起來，要算他性格好一些，正在作想，忽見光烈黑暗中一顆身子，伏過箱來，低低對叔屏道，委員，對不起您，我祇顧前來觀影，忘記今晚九點鐘有位朋友在候着，邀我到他家有一件要事商量，我得去去，如果能抽身，即刻回來，設使晚了，您同舍妹觀畢電影，容她自己回家，她也知道路徑的，黛玉急道，您什麼大不了事，明天辦還不可，非得現時去麼，光烈道不行，這是半公半私的事，我已竟與人約會好了，那好不去，叔屏道，您既有要事須去辦，最好能趕回來爲妙，不然時節，令妹自有我伴送回府，光烈一壁回說不必，一壁抓起帽子，逕自走去，這裏祇剩黛玉叔屏二人，又過了多時，片子映畢，黛玉

與叔屏出離了影院，黛娟道，趙先生，天氣不早了，我得回去，免得家父家母挂念，叔屏取出錶來一看道，這纔九點一刻，早得很，我們趁這機會，遊覽這中央大街的夜市，散一回步，一方也可候我的車子到來，送您回去，不然您住處僻遠，還得走一段路，深夜中一個不留神，絆倒一交，跌一個好壞，豈不令我無以對令尊令兄，黛娟嘆笑道，那能那麼湊巧，我來回走慣的路，一回也沒有跌倒過，偏偏今天有您趙先生請客，就會出事麼，叔屏道，無論如何，今天今夜我是您的保護人，我就得負全責，不能那麼馬馬虎虎，說時歎了黛娟一眼，羞的黛娟急偏轉頭，裝作未聽見，兩人說話時，不覺已走出面包街街口，叔屏道，已竟散步了，索性向南走遠一些罷，黛娟無法，只得依從，此時中央大街上行人如鯽，兩人一壁瀏覽各商店窗間陳列的貨品，一壁批評那貨物式樣優劣，行至『知聶瓦』金飾店窗外，黛娟忽然想起有一次和運璜也是觀看電影，回來時節，曾經過這一家金飾店前，在窗戶中，曾看見一隻式樣絕精的鑽石戒指，不知現在還有沒有，想到此，停步在窗前，細向窗內查視，見那一隻簽着九百五十元的鑽石戒指，仍然裝在一隻小小精緻紅錦盒內，發出光芒，陳列在窗內，黛娟不由自主步着實端詳了許久，覺那鑽戒，不但鑽石光色純潔，就是鑲嵌的也特別精巧，心想何時自己也有錢，買得這隻戒指，戴在指上

，行動時珠光寶氣，也增牠若干體面，正涉遐想，忽聽叔屏喚道，密斯劉，咱們同去到「馬爾斯咖啡館」飲一杯咖啡，並候我的車子，您看可好，黛娟以為無法可以推却，祇好由那叔屏伴至咖啡館內，這咖啡館佈置的十分富麗，每一處座位，中間一張小小檯子，兩壁裝着地床，另外有矮矮的三合板間壁隔斷，燈光均罩以紅綠絹傘，發出光線，非常柔和，叔屏讓那黛娟落坐後，喚來僕歐，吩咐了兩客冷盆，一客扮香雞，一客涼大蝦，一罇香檳，兩客火腿煎蛋，黛娟忙攔阻道，趙先生，您不要帶我的份，我是不餓，祇要一瓶蘇打，解解渴好了，叔屏一面擺手令那僕歐去取，一面道，不要緊，您不吃擺個樣兒看着也好，黛娟道，我又不吃，又何必擺作樣兒，豈不太浪費了，叔屏雙手扣掌，聳一聳肩道，您以為浪費麼，我向來是如此，就是一個入自己吃飯，也至少花牠六七元，因為我是這莊皮氣，黛娟見叔屏說得肯定，難以阻止，遂不復言語，少時冷盆搬來，僕歐啓開香檳，每人滿了一盞，然後覆上白巾，放在冰盆之內，推在案前自去，叔屏舉起盃來，微眯着二目，睨着黛娟笑道，祝密斯劉前途遠大，To make yourself a gentleman (註：希汝為一貴婦)黛娟含羞低首撫那刀叉不語，叔屏復將杯子舉到黛娟面前，低低說道，喂，密斯劉，外國規矩，香檳是不能不喝的，黛娟抬頭向後一躲道，趙先生，實在話，我

不會飲酒。我方才說過，我祇要一瓶蘇打解渴，叔屏道，這香檳也很涼，同樣可以解渴，您喝罷，面子事，好意思拒絕麼？黛玉被勸的無法，只得舉起杯子，輕輕呷了一口，覺得那酒味芬香甘冽，微帶一點辛酸味兒，飲到喉內，甘香無比，心想嘗看報紙說是闊人宴會，或是大慶祝典禮，多開香檳，一次費用，要數千元以上，怪不得如許貴，原來這酒是這樣好喝，正在思索，叔屏取過酒罇，先與黛玉盞中斟注，然後自己斟注，舉起盃來，復向黛玉道，這一盃祝我們今日的聚會，和友誼的綿長，和……，說到此，笑望黛玉，止住話頭，黛玉不敢望那叔屏面孔作何狀態，低頭將盃舉起，叔屏將盃子湊過來，在黛玉的盃子旁面，碰了一響道，您得乾盃，如果不乾盃，就是您沒誠意，不願意和我締交，不歡喜我們今天的聚會，黛玉笑道，趙先生您這是說的什麼話，您知道我不會飲酒的，怎麼相強呢？叔屏道，這酒不會醉人，我可以人格担保，即便醉了，自有我來送您回去，諒來令尊令堂，也絕不會相責。說時催着黛玉喝下，黛玉只好一飲而盡，叔屏同時也喝了盃，復又每人斟滿一盃，黛玉道，您不要爲我斟注了，我是一定不能喝了，叔屏道，不喝擺作樣子，我不勉強，但是您得少用一點涼食，投投酒，免得空腹飲酒受害，黛玉覺得正理，遂切了一段大蝦刺食，冷食完畢，火腿煎蛋搬來，叔屏仍是相讓。

，黛娟執意不食。叔屏爲喚來僕歐，取來一瓶蘇打，容那黛娟自飲自己食完後，叫得一盞咖啡，吸着雪茄，慢慢與黛娟談話。叔屏道，一個人，人生觀是不容易確定的，像我這出來進去，祇是孤零零一個人，連一個朋友都沒有，一日中的生活，也未免太已乾燥，黛娟詫異道，您朋友少麼，貴局同事極多，難道說你就一位也合攏不來麼，叔屏道，密斯劉，您過於默氣了，我男朋友固然不能說是沒有，但是所需要的，不是那些臭男子，說罷笑望黛娟道，您不明白我的意思麼，黛娟臊得雙頰紅過耳根，低頭假作整理衣角，不聞不答，叔屏似覺黛娟害羞，端起咖啡且飲且笑，笑的黛娟愈不敢仰視，過些時忽聽叔屏低喚道，喂，密斯劉，請看，黛娟不由抬頭，看那叔屏向斜對座位處嗽一嗽嘴道，您看，黛娟順着方向望去，見一對少年俄男女，坐在一側，那男的逼着女的在牆隅，正在接吻，羞的黛娟雙頰夾耳根紅起，忙轉過頭來，取過杯子呷一口蘇打，解除那羞澀，叔屏看到黛娟羞窘狀態，愈發縱聲笑起，并道密斯劉，您也過於禮教化了，我當您講，這些事我在美國看的不愛看了，隨處都可以看得到，這種行爲是不失紳士風度的，也可以說是人生的裏面，天地間的神秘，有何害羞，黛娟祇是低頭不應，心中忖度此人與我祇會過三次面，怎麼就這般的露骨進攻，還是趕快躲開好了，不然恐怕被他惑住，想罷因道，趙先生現

在時候不早了，我可得回去了，叔屏看一看錶道，好罷，因喚來僕歐，取來賬單，一共十六元二角，叔屏順手取出二十元鈔票，擲與那僕歐道，下餘的是『陽破』那僕歐聽見付了三元八角小賬，喜得眉開眼笑，深深鞠了兩躬，直送至門畔。黛娟看眼裏，心中不覺暗贊叔屏這人，真夠得起豪奢了，到得門外，那叔屏車子已在相候，黛娟要自己單獨乘車回去，叔屏百般不依，黛娟祇得登車，叔屏一腳踏着車踏板，一方附在車夫耳畔，低低說了幾句，然後上車，與黛娟並肩坐下，車子開動，少時出了中央大街街口，轉入斜紋街，忽聽得晚吃一聲，車中燈光驟熄，車夫同時回道，對不住燈子沒有電了，叔屏埋怨道，這是怎說，爲什麼臨開出來時節，不檢點一下，黛娟恐那車夫難堪，忙從旁勸道，不要緊，幾分鐘的路程，頃刻即到，無電就無電罷，不必責斥貴价了，叔屏聽見笑了一笑，同時欠身向黛娟一方移移說道，您是不知，這個車夫向來疏懶，對事務不甚注意，若含糊下去，以後恐怕還要鬧出別的事端，在講話時，車子駛到彩虹橋，一轉彎間，因爲過急，閃的黛娟身子一晃，頰向叔屏一側，黛娟待要整坐，此時那叔屏一隻手已抄過頸後，搭在黛娟肩上一段熱烘烘股部，也挨將過來，黛娟頓時如同受了極端的重壓，心房砰砰躍起，氣喘幾乎失掉常序，忙欠身向一壁躲避，但已爲叔屏擠軋在車子一角，那容得躲